

演 唱

除四害

消 滅 “四 害”

治 “主 觀”

蒼 蠅 蚊 子 說 了 話

小 隊 日 的 一 天

063606 / 0137101763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消滅‘四害’”、“治‘主觀’”、“蒼蠅蚊子說了話”、“小隊日的一天”四篇作品；都是描寫廣大人民群眾熱烈的響應政府號召，徹底消滅“四害”的故事。有的是歌頌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有的是批判對除“四害”不重視的人。

除 四 害

沈陽羣衆藝術館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軍署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 1/32 印張·15,000字 印數：1—20,088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統一編號：10090·12

定價（4）0.07元

消 滅“四 害”

(相 聲) 張 戈 整理

甲：張同志，少見哪！最近您忙什麼工作呢？

乙：我們最近的中心工作是宣傳除“四害”。

甲：這項工作可太應該作了！我們應該把他們全部地徹底地消除得一乾二淨，不能再繼續讓他們破壞我們的建設事業和
美滿幸福的生活了。

乙：您說的這是些什麼呀？

甲：不是除“四害”嗎？

乙：是呀。

甲：這就對了。為了更快、更好地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要加強“防奸、防盜、防特、防匪”這四項工作；我們要把他們徹底地清除掉，这不就是除“四害”嗎？

乙：嗨！您這扯到那兒去了？

甲：噢！您不同意呀。

乙：我——我能嗎！

甲：那您說這不是除“四害”嗎？

乙：您給弄攪了，您說的這是“肅反”；我說的是要消滅幾種有害於我們的生活和身體健康的小動物。

甲：噢！您說的不是“肅反”哪！

乙：對了。

甲：对不起，這怨我沒弄明白。

乙：不客气。

甲：那麼您說的這“四害”是什麼呀？

乙：我說的這“四害”就是：麻雀、老鼠、蒼蠅、蚊子。

甲：這也叫“四害”呀？

乙：多新鮮哪！這就叫“四害”。

甲：那可太應該清除掉了，這太對了。您就拿蚊子來說吧，我是越到夏天越煩它。

乙：多明白呀！冬天也沒有蚊子呀。

甲：一到了夏天哪，您要想在十二點鐘以前睡着覺，那算辦不到，這蚊子呀，老在你的頭頂上“嗡嗡——嗡嗡——”地叫喚。

乙：睡不好覺。

甲：真叫人沒辦法。您說睡蚊帳吧，我還嫌悶得慌。

乙：那您怎麼辦哪？

甲：得！乾脆，我找了點兒乾蒿子，搓了一條足有碗口那麼粗的火繩。

乙：幹麼用那麼粗的呢？

甲：您真糊塗，粗點兒烟兒不是大嗎？烟兒要是一大，不就把蚊子都給熏跑了嗎？

乙：噢。

甲：我搓好了繩子，把它點着了，吊在那房梁上，我就睡了。

乙：这回您可消停了。

甲：我倒是消停了；院里可亂了呢。

乙：怎麼？

甲：房子着火了！

乙：喲！這可太危險了！

甲：幸虧發現得早，沒着大。要不呀，非把我燒死不可。

乙：您下回可別再熏了。

甲：我還敢熏嗎。打那一回起，我認可叫蚊子咬，我也不熏了。

乙：您叫蚊子這麼咬您，這可太危險了。

甲：怎麼？

乙：蚊子能傳染瘧子病和大腦炎。瘧子病就是我們常說的“打擺子”；大腦炎這是一種叫黑斑蚊傳染的，它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咱們要徹底地消滅蚊子，才能預防這兩種傳染病。

甲：那麼怎麼樣才能徹底地消滅它呢？

乙：在春天要填平水窪、水泡、髒水坑，首先要消滅蚊子的幼蟲；又叫孑孓。這樣，夏天就還會有蚊子了。

甲：春天填水坑呀，那不對；春天正是打雀的時候。

乙：打麻雀也行啊，它也是“四害”中的“一害”呀。

甲：打麻雀有意思。您要是打算打麻雀的話，您秋天別打，等到春天再打。

乙：幹麼呀？

甲：春天的雀肥呀。麻雀在冬天，它們在窩里養了一冬天的膘，全都長肥了。到春天您用氣槍也好、用粘網也好，把它們打了來，用油一炸，您再來點酒，這叫：“燒酒就鐵雀，口味實在好，滿嘴香氣生，營養也不小。”哇！

乙：噢！您還是為了吃呀！

甲：怎麼？不是為了吃呀？

乙：嗨！怎麼是為了吃呢。我們打麻雀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消滅害鳥嗎。因為，它對我們的農作物有害無益。所以，咱們就要徹底消滅它。從莊稼沒成熟它就吃；您說它一年得吃多少糧食呀？

甲：這我上那兒知道去？

乙：一隻麻雀一年平均能吃五斤糧食，您說全國這麼多麻雀，這一年得白白地浪費掉多少糧食呀！

甲：這麼說是應該將它們消滅乾淨啊。

乙：是呀。另外還有蒼蠅，這種東西也最討厭了。

甲：我最煩蒼蠅了，在夏天有蒼蠅的時候，我甚至于都不敢吃飯了，要想吃飯就得在晚上。

乙：怎麼哪？

甲：不夠請客的。

乙：噢，怕來客人哪！

甲：我這兒剛把飯端上來，這就“嗡”的一聲，給我圍了個里三層外三層的，您想我還能吃嗎？

乙：噢！蒼蠅啊！這該多髒啊。您這麼不講衛生，非得上傳染病不可呀。

甲：得了，那叫什麼“虎來拉”，您想：我連看見狗都害怕呢；別說虎來拉我呀。

乙：噫！那不叫“虎來拉”，那叫“虎力拉”，又叫“霍亂”。

甲：對了，叫“霍亂”。上吐下瀉，足足地折騰我七、八天；若不叫治療的及時，我早就完蛋了。

乙：多受罪呀。

甲：那天我覺得病勢見輕，我強挺着坐起來，拿鏡子一照，連我都不認識我自己了。

乙：怎麼？

甲：瘦成猴了。渾身上下就剩下一張皮了。

乙：這就是您不講衛生的結果呀。您要想消滅蒼蠅，在春天就得徹底挖淨蠅蛹，這樣才能消滅蒼蠅。

甲：咳，我那間屋子里消滅不了蒼蠅。

乙：怎麼？

甲：我不是養了點兒小玩藝兒嗎。

乙：噢，您養雞？

甲：不是。

乙：鴨子？

甲：不对。

乙：狗？

甲：更不对了。我养活那个玩藝幹麼呀？

乙：那您养活了點兒什麼呢？

甲：耗子！

乙：耗……您怎麼养活耗子呢？

甲：哎，这玩藝兒有意思，教給它點兒玩藝兒：登輪啦、跳板啦、翻斗啦，真有點兒意思。

乙：您怎麼能养活耗子呢？

甲：我是看人家养活，我才养的。

乙：还有誰养活耗子？

甲：医院哪！

乙：嗨！医院里养活耗子，那不是为了看着玩的。

甲：不看着玩兒，养活它幹麼？

乙：那是为了研究和試驗用的。因为，耗子这种东西，它能傳染一种病，就是鼠疫。医院里为了研究出鼠疫这种病的“抗菌素”。所以，他們养活了那么多耗子去試驗。平時，耗子这东西，不但能够傳染疾病，还在滿屋子里盜洞和偷吃粮食。一隻耗子每年能吃十五斤粮食，一百万隻耗子，它們一年就能吃掉十五億斤粮食，要把这些粮食用到建設上，您想这有多大的用处。

甲：噢！是这麼回事兒呀。我說我們家的粮食怎麼吃得那麼費呢。

乙：怎麼？

甲：全叫耗子給吃了。

乙：嘿，好嗎！

治“主觀”

(山東快書)

王 玉

小鐵板一打响連天，
听我表一段故事真新鮮：
今天咱不把別的表，
表一表咱街的李老漢。
老李头有个怪脾气，
就是他办事兒太主觀。
任憑你說一千來道一万，
他对你还是有意見。
这一天，
居民組開了会，
把除“四害”的意义來座談。
組長說：
“眼看着就要立春天气暖，
咱們要挖淨蠅蛹和虫卵；
首先要清扫室內外，
还有那廁所和猪圈。
咱們要認真負責徹底打扫，
反对那种浮皮了草的擋門面。
現在要挖出一个蛹，
就等于夏天打死蒼蠅整一千。
咱們要特別注意这件事，
請大家回去趕緊办。”

組長他把話講到这，
一抬头看見了李老漢：
“老李头你可要特別注意，
要徹底清扫你的大猪圈。
要挖出蠅蛹起出髒土；
換些个好沙土把石灰摻。
你回去馬上就要開始幹，
檢查的日子在後天。”
組長的語音還沒落呢，
老李头一旁發了言：
“我家的猪圈那麼大，
後天我怎麼能够打扫完呢？
再者說，
蒼蠅、蚊子那麼大點兒，
這幾年也已經看不見了。
在去年你就說蒼蠅能够傳染霍
亂，
可我也不平平安安地過一年。
倒不是我反对衛生不願意幹；
我看你說的有點兒懸。”
組長說：
“這幾年蒼蠅是見少，

这都是因为大家挖蝇蛹和挖虫卵。”

老李头說：

“我活了五十八，也沒讓蒼蠅、蚊子把我的血喝完。

什麼挖虫卵、挖虫卵，

你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反正後天我是打掃不完哪！”

老李頭說完就往外走，

这可急坏了組長刘玉田。

(夾白)这可怎麼辦呢？

組長想：

“不能太急，得耐心把他劝，

要弄炸了更困难。”

在春天李老漢挖蝇蛹不徹底，

一轉眼春天过去到夏天。

这一天，

老李頭正在家中坐，

拿了把扇子直勁兒搧。

幾十隻蒼蠅圍着他轉；

只擾得他坐不穩來站不安。

他賭氣站起把蒼蠅趕，

您看他前後左右蹦的欢。

他一边趕來还一边罵：

“該死的蒼蠅真叫人煩。

別人家裏你不去，

為什麼總在我的屋裏打轉轉？”

老李頭這里正把蒼蠅趕，

从外邊進來了組長刘玉田。

刘組長一見哈哈笑，

“老李呀，你把式練的可真欢

哪！”

老李頭一見住了手，

說：“我這是和蒼蠅鬧着玩呢。”

(夾白)真有这份兒閑心哪！

老李頭說：

“這些个蒼蠅都是我養，

我有這些个蒼蠅你眼饞哪？”

(夾白)誰眼饞這個！

刘組長說：

“現在是夏天要特別注意，

吃的東西要新鮮。

吃剩的東西要保存好，

千萬別叫蒼蠅落在上邊。

要吃了蒼蠅落過的東西容易生

病，

這對生命有危險。”

老李頭說：

“我天天這樣也沒得病，

我就不信——

小小的蒼蠅就能治住咱！”

組長說：

“你別看蒼蠅个头小，

它身上的細菌有萬千。

老李头他那里肯听組長的話，
他要在組長面前做表演；
他拿起了飯碗就盛飯，
也不管涼熱餒和酸。
飯碗上落了蒼蠅好幾個，
一个个擰着个屁股吃得欢。
李老漢什麼也沒管，
拿起來筷子就往嘴里填。
刘組長一見傻了眼，
本來有一肚子話，也不好談了。
刘組長眼看着老李头吃完飯，
站在那兒不知怎麼辦了。
李老漢說：

“刘組長，請你過來看一看，
看看我能不能够得霍乱？”
刘組長一言沒發轉身就往外

走；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好談。
李老漢一見刘組長走了，
不由得心里好喜欢。
(夾白)先別樂。

过了一天又一天，
一轉眼过了三四天。
这一天，
李老漢剛剛吃过飯，
就覺得肚子里难受嘴發酸。
(夾白)我这是怎麼的了？

他还不明白呢。

不多時有點兒惡心想要吐，
又想到廁所去解大便。
只覺得周身酸疼腿發軟，
眼前發黑頭發眩。

强挺着來到屋里躺一會兒，
不多時，
上吐下瀉沒个完了。

刘組長知道了这件事，
赶紧去報告防疫站。
不多時開來了一輛救護車，
把老李头送到了傳染病院。
多虧是治療及時沒危險，

老李头他很快就出院了。
出院後精神飽滿体格壯，
逢人他就作宣傳。
他說：“蒼蠅虽小害处大，
我起初不相信真是‘主觀’。”
街坊們說：

“还得說咱們的傳染病院，
醫療設備真齐全。
不但能治好傳染病，
而且還能治‘主觀’。”
这一回治好了“主觀”的李老漢；

下一回李老漢爭取当上衛生模範。

蒼蠅蚊子說了話

(書帽)

彼立本 整理
張嘉利

有一个蒼蠅逃出防疫網，
找一個牆角去背風。
它看見了一個蚊子在那兒發
楞，
也不敢活動也不敢出聲。
蒼蠅一見心悲痛，
它連把蚊子老弟叫了幾聲。
“我到处全把釘子來碰，
頭一回看見這樣衛生。
屋里屋外多麼乾淨，
門窗都用紗布蒙，
垃圾箱糞坑都有蓋，
又把那石灰撒上一層。
各樣的食物保存的好，
不像那以前到处乱扔。
只餓得我眼花頭發重，
眼瞧着就要把命送。
你的環境比我好，
請你把經驗對我說分明。”
蚊子听罷長嘆氣，
它連把蒼蠅大哥稱：
“護城河明溝暗溝全挖淨，

死水泡子也都墊平。
髒水井也都有了蓋，
用石灰去堵樹窟窿。
有的人睡覺用蚊帳，
有的人點蚊子香和火繩。
弄的我沒處喝人血，
再也不能把人叮。
蒼蠅說：看起來你我同是一樣
命，
早晚得餓死把命扔。
蚊子說：蒼蠅大哥你等一等，
到天黑咱們倆一直奔正東。
在東關住了一家本姓趙，
這一家不重視環境衛生。
髒水井和糞坑都沒有蓋，
吃剩的食物就到处乱扔。
小孩的屎尿就在院子裏撒，
鷄鴨豬圈打掃的不乾淨。
他們看見如同沒看見，
任憑咱們自由通行。
老趙家星期天生活就改善，
他們吃烙餅雞蛋羹。

凉拌粉皮黄瓜菜，
还有那小米水饭香味浓。
饭菜做好端到屋里，
搁在桌上不用东西蒙。
你到那烙饼上面去啃一啃，
我照准了大腿猛劲叮。
咱俩吃它个酒足饭饱再往回
走，
顺便撒些病菌虫。

蒼蠅听罢哈哈笑：
“蚊子老弟的办法真高明。
别看你身材瘦小皮包骨，
你倒能够办些大事情。”
它們俩越說越高兴，
張開翅膀起在空，
要問它俩何处去，
东關老趙家去旅行。



設計者 晨 日

小 隊 日 的 一 天

(兒 童 劇) 里 竹

時 間：小隊日的一天。

地 點：北陵後邊的樹林里。

人 物：張 江——彈弓組組長。

楊家寶——彈弓組組員。

丁 傑——彈弓組組員。

李 英——小隊長，又是粘網組組長。

王小玲——粘網組組員。

馬德俊——粘網組組員。

孩子們——若干人。

幕 開：彈弓小組的孩子們，靜靜地蹲在樹下，等着麻雀落到樹上來。少時。

楊家寶：（再也忍耐不住了，從樹下站起來）真倒霉，蹲了半天，把眼睛都看酸了，雀就是不往樹上落。

張 江：（也隨着站起來）你別着急呀，楊家寶。你靜靜地等着，它一會兒就往下落了。你總這樣沉不住氣，一會兒一動的，就是它想落，也不敢落了。

楊家寶：你不着急呀？都快到中午了，咱們三個人把腿都蹲麻了，才打了兩隻雀。把胳膊都舉酸了，眼睛都看花了。可是，一隻雀也不來，它要來了，我這一彈弓——唉！它就是不來。

丁 傑：（玩笑地）唉呀！可把咱們的“神彈手”急壞了！麻雀，你怎麼還不來呢？你們都上那兒去了呢？你們到來幾個呀，叫咱們的“神彈手”打下幾隻來，這也是咱們的榮譽呀。

楊家寶：什麼榮譽呀？才打了兩隻雀，還榮譽呢？

丁 傑：也真是的，這些麻雀都跑那兒去了呢？

楊家寶：（生氣地坐在石頭上）真急人！

（張江抬起頭來，向天空毫無目的地望了幾眼。遠處傳來了粘網組孩子們的叫聲。他們向遠處望了望，就一聲不響地坐在那兒。）

張 江：我說呀，咱們別光坐在这兒着急；還是想想辦法，看看怎麼樣能多打一點兒。

楊家寶：（站起來）想辦法，想辦法！你老是想辦法；可是，我始終也沒看見你的辦法在那兒呢。

（遠處又傳來了粘網組孩子們的叫聲。）

楊家寶：你看看，人家粘網組該多熱鬧呀；可是咱們——坐在这

兒乾發愁沒辦法。(向遠處望了望)哎，張江，你說他們粘網組現在能打着多少了？

張江：我想他們也打不了多少隻吧，(向天空中望了一眼)你看，這麼大個北陵，連一隻雀叫聲都听不見。

丁傑：是呀，張江你說，雀是不是都叫別人給打光了。

張江：我想不是。

丁傑：那你說是怎麼回事兒呢？

張江：我想是这样的：因為咱們都在打雀，把雀趕的都不敢落了；所以，咱們要沉住氣，不要太着急了。

楊家寶：不着急？還不着急呢，三个人才打了兩隻雀。

丁傑：可是雀它不往樹上落，你有什麼辦法？

楊家寶：真倒霉！(舉起彈弓)拿這麼一個原始社會的“武器”，真不如當初報名參加粘網組。

丁傑：那你怨誰呢？誰叫你當初說你的彈弓打得準了，還說你自己是“神彈手”——百發百中。

楊家寶：(不服地)本來嗎。我彈弓打的是準嗎？可是，雀它就不往這兒落，叫我有什麼辦法呀？

丁傑：我看你呀，完全是個人英雄主義。你怕在粘網組里顯不出你自己的成績來，所以你要參加彈弓組。

楊家寶：你才個人英雄主義呢！

張江：別吵了。咱們還是想想辦法吧。

楊家寶：(坐到樹底下)有什麼辦法你們想吧，我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

(遠處，粘網組的孩子們在歡呼。張江和丁傑向歡呼聲走去。)

張江：(想了想)丁傑，你去看看他們粘網組打了多少隻。

丁傑：(回過頭來看看張江)好。(丁傑向粘網組跑去。)

(又傳來了粘網組孩子的叫聲。)

楊家寶：打了多少，打了多少人家也不給你。

(張江看了看楊家寶，想說什麼，但是他沒有說。他從地下撿起來了一個小石子，拉開了彈弓，向樹上毫無目的地打着。這時，丁傑跑了回來，我從他的臉上，能夠看到，準是帶回來了好消息。)

丁傑：(高興地)朋友們！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楊家寶：(跳起來)什麼好消息？是不是在那兒發現雀了？

丁傑：不是？

張江：什麼事兒？

丁傑：咱們小隊已經完成計劃了！

張江：(高興地)真的？

丁傑：你去看看吧。(頓)咱們小隊今天出來時訂的計劃，不是打回去五十隻麻雀嗎？

張江：啊！

丁傑：你猜現在打了多少隻了？

張江：多少隻了？

楊家寶：三個人打了兩隻。

丁傑：誰問你了？——咱們小隊已經打了八十九隻了；若是把咱們這兩隻也放里面，就是九十一隻了！

楊家寶：他們打八十九隻，我就能打九十八隻。

丁傑：你還說呢？咱們一上午一共才打了兩隻——还是我和張江打的，你連一隻也沒打着。

楊家寶：雀不往樹上落，能怨我嗎？

丁傑：你總亂動，一點兒也不老實，你若是老老實實地等着，

能就打這兩隻嗎？

楊家寶：這怨我嗎？我不想多打幾隻雀嗎？我知道，一隻麻雀在一年要吃五斤糧食，多打一隻麻雀，一年就給國家多節約五斤糧食呀！

張江：楊家寶、丁傑，你們先別吵了。

丁傑：我根本就沒吵。隊長還說呢，他說：“咱們这个小隊日过得非常有意义，又为國家消滅了九十一隻麻雀；也就是說，又給國家節約了四百五十五斤糧食。”他還說：“看情况粘網組的人已經不够用了；所以，从現在開始把兩組人合到一起，从四面往一塊窩雀，这样，到晚上咱們就可以打二百隻麻雀了。”

張江：好，那咱們走吧，楊家寶。

楊家寶：（坐在那兒不動）要去你們去吧，我不去。

張江：怎麼？

丁傑：你怎麼不去呢？

楊家寶：我不願意去嗎。

張江：因為什麼？楊家寶。（拉楊家寶。）

楊家寶：（甩開）咱們自己的任务還沒完成呢，去幫着人家幹什麼？

丁傑：你这种想法就不对，都是咱們小隊的事兒，什麼我們他們的？这只是分工不同，任务还是一个。

張江：是呀，咱們要能爭取多打一些麻雀，这也是咱們小隊的光榮啊。

楊家寶：不管你們怎麼說，反正我不去。（坐在那兒不動。）

張江：（無可奈何地）好吧，那咱們先走吧。